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## 雪里的作文课

■ 郭菲霞

四年级的那个下雪天,我其实并不知道,自己正坐在人生里最奢侈的一堂文学课上。

预备铃刚过,孙老师嘴角挂着神秘的笑走了进来,说:“今天咱们不讲课文,去操场!”全班先是愣住,紧接着抑制不住地欢呼,大家推搡着挤出门,扎进了那场漫天大雪里。

孙老师让我们围成一个圈,她站在中央大声说:“今天要写作文,题目就叫《雪》。怎么写需要自己去找。”她边说边将一把雪揉成一个紧实的团,然后摊开那双被冻得通红的手,鼓励我们:“别怕冷。如果不去摸一摸,写出来的字就没有温度。来,告诉我,雪摸起来什么感觉?”

“是凉的!”有个男生喊道。  
“很喧腾,像棉花糖!”一个女生轻声说。

我也忍不住插了一句:“软塌塌的,但又有点扎手。”

孙老师笑了:“说得好,这就是触觉。”接着,她示意大家安静,让我们闭上眼睛去听。

操场上安静了一瞬,很快,一种极轻的沙沙声在耳边响起,像无数只蚕在啃食桑叶,又像是有人隔着梦境跟你说悄悄话。脚步偶尔挪动,雪层裂开声音像是有人在嚼碎冰。

“听到了吗?”孙老师的声音在风里听着很空灵,“雪是有声音的。把这些声音写进去,你的文章就有了呼吸。”

那堂课简直是一场感官的盛宴。我们仰起头,看雪花是怎么打着旋儿掉下来的,当它们挂在睫毛上,

视线变得毛茸茸、雾蒙蒙。孙老师甚至让我们去闻、去尝。我使劲吸了吸鼻子,空气里有一种冷冰冰的,像铁锈又像薄荷的味道。调皮的小强舔了一口手里的雪球,结果被冻得龇牙咧嘴:“老师!雪怎么有股土腥味啊?”

全班哄堂大笑。孙老师笑着点头:“雪本无味,若是沾了土,便有了泥土味。这就是味觉和嗅觉。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,写你自己的感受,文章才会有自己的味道。”

那天,孙老师带着我们在雪地上看松树,观察远山。以前写雪,我们总爱用“银装素裹”“白茫茫一片”这种形容。但那天我才发现,雪不是一下子把世界刷白的。它是一层一层很有耐心地压在松枝上。远处的山也不是纯白,而是一种有层次的灰蓝,随着雪越下越大,那种灰蓝渐次隐退,直至被白色彻底覆盖。

回到教室时,大家身上都冒着热气,头发湿漉漉的。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写作文不是在“挤牙膏”,字句像融化的雪水一样,顺着笔尖自己流了出来。

很多年后,我才明白,孙老师那天教的远不只是“五感写作法”。现在的我,在为生计奔忙的间隙,偶尔会停下来,欣赏一朵花的开落,或者在雨后初晴时,贪婪地闻一闻泥土的味道。这种对生命的敏锐觉知,从枯燥生活里抠出美感的能力,都源于30年前那堂作文课的启蒙。

那场雪下在很多年前,却至今未曾在我的生命里消融。它幻化成无数晶莹的碎片,镶嵌在我记忆的深处,散发着柔和而温暖的光。

## 与时间对坐

■ 王承舜

每到岁末,我总会不自觉地整理手机相册。

指尖划过上千张照片:会议PPT的边角、加班的深夜、随手拍的路边花草、数不清的外卖……它们零碎、杂乱,就像小时候玩过的乱序拼图。我试图拼出一个完整的“今年”,却发现记忆连个边角都对不上。这时候我才觉得,时间在手机里,好像只是一点点被“吃”掉的内存。

我们常说时间如流水,可在当下的更多时候,它只是不断刷新的信息流。从早到晚,我们被各种消息推送填满空隙,从醒来到睡前,屏幕的光总映在脸上。这种“永远在线”,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抓住了全部时间。可到了年底回头一看,又觉得两手空空,似乎什么都没留下。

不是时间没了,是我们感受时间的能力变钝了。昨天和今天没什么区别,春天和秋天好像也差不多。日子变成了一本被风乱翻的书,只听见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,却一个字也没看清。我们就像坐在一趟高速行驶列车上,窗外的风景连成一片模糊的色带,分不清是稻田、房舍,还是远山。

岁末,是时间这趟列车一次温和的到站广播。

我不得不下车,站在“今年”和“明年”之间的站台上。喧闹暂时退去,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于是,我第一次真正与时间,那个被日常琐碎覆盖的、沉默的伙伴对坐。

这场对坐,安静而诚实。

我看到的,是那些没被修饰的痕迹。不是朋友圈里精心修饰的9张图,而是外卖订单——原来2025年点了这么多宵夜,买了这么多次褪黑素;不是音乐app给我贴上的“深夜诗人”标签,而是那个我总在失眠时打开、听到睡着的播客节目;还有和好友的聊天记录,往上翻啊翻,发现上次认真聊天,已经是夏天的事了。

遗憾,在这一刻变得具体。不是

什么“岁月匆匆”,而是心里那一声“唉”——“我怎么活得如此潦草?”关注了全世界的悲欢,却忽略了身边人的眼神;保存了许多远方的风景,却记不起昨天傍晚的云是什么形状。时间不说话,只是把你“不在场”的证据,平静地摊开。

然而,当我看着这些“错过”时,新的体悟开始生长。

我忽然明白,在这个被屏幕占据的时代,“与时间对坐”本身,就是一种安静的抵抗。是主动关掉无穷的推送,选择片刻的发呆;是拒绝被下一件事召唤,在上一件事结束后多坐一会儿,是把注意力从虚拟世界的点赞,收回至一杯茶的温热、一阵风的清凉、一次完整的对话。

时间偷走了我们的一些东西,但好像也留下了什么:一种从喧闹中抽身后,更敏锐的感知力。那些“差一点”和“来不及”,像砂纸一样,磨掉了我们身上一些浮躁的东西。让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东西——对美的感受、对爱的需要、对意义的追问——渐渐清晰。我开始能分清,什么是信息,什么是体会;什么是热闹,什么是充实;什么是被算法安排的欲望,什么是内心真正的声音。

与时间对坐,不是要追回错过的每一刻,而是要把握住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。

新年总要到来。我们很快又会被推回那趟列车。但或许,在接下来的飞驰中,我会偶尔想起这个对坐的下午。于是,我会在通勤路上放下手机,看看地铁里人们的表情;会在周末上午,推掉一个可有可无的聚会,陪家人好好做顿饭;会在一项工作完成后,不急开始下一项,给自己5分钟,什么也不做。

与时间对坐,其实是练习“在场”。在岁末的安静里,我重新校准内心的时钟。然后,带着这份重新找回的“知觉”,走进依然会忙碌的新时光。或许,往后的日子里,当别人都在追问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,我终于可以说:至少这次,我站在了时间里。

## 把春天藏在期待里

■ 潘玉毅

## 遇见米虫

■ 陈黎



小寒料峭

方华 摄

正如农谚所传:“小寒时处二三九,天寒地冻冷到抖。”从气象学上来说,小寒可能是一年中寒冷的日子,朔风如刀,直欲将人割得遍体鳞伤。但我们若是换一个角度看,小寒其实也是温暖的。

当时光的脚步走到小寒这一刻,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差不多就要开始了。尽管很多人都说现在年味淡了,再没有小时候过年的感觉,但年还是年,不管味道再怎么淡,它在我们心中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,对于离家在外的游子来说,更是如此。

小寒前后,那些为了生计、为了理想在外打拼的人们早早地规划好了回家的路线,收拾起了行囊和心情,买票、订车、准备礼物。虽然离过年还有些日子,但对那些忙碌、奔波了一年的人们来说,归心已如离弦之箭,早就飞回了那个有可能在几百米开外,也有可能几千公里之外的故乡。

“一候雁北乡;二候鹊始巢;三候雉始鸣。”人与动物骨子里对于故乡的那点思念原是一样的,想到回家,便会有一股暖意在心里涌动。但这暖意是细微的,细腻到不可觉察,毕竟离出发尚早,仿佛一杯酒已经放在水壶里烫上了,但是才过不久,微微有点温度。而农历年与小寒的距

离时近时远,温度自然也是不一样的。唯有一点是相同的,“近乡情更怯”,随着春节愈来愈近,这股暖意与日俱增。

城市里,马路两边的树枝已被园艺工人修剪得差不多了,遇着冰冻之年,行道树们还常常被刷上一层层白剂,裹上一件件“保暖衣”。在我们这里的农村,靠手艺吃饭的木匠、瓦匠、泥水匠们也都陆陆续续地停下了营生,跑到山上给杨梅树施肥,天气虽冷,几锄头挥下来,身体便开始发热了。竹林里,挖笋的人们将林子翻了一遍又一遍,放眼望去,几乎已经找不到一处平整的地面。神奇的是,依旧有人来,依旧有笋可挖。或许,山也是温暖的,正如小寒给人的感觉。

唐人元稹有“小寒”同题诗,尾联云:“莫怪严寒切,春冬正月交。”这种季节的变化,人的肉眼难以识辨,但心中慧眼可视万物,只要一提起小寒,人们便知道春天近了。于是,即便肌肤上感受到的是阵阵寒风,脑海里呈现的却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世界。

偶尔,疏疏密密地下一场雪,白居易那首诗便自脑海里跑了出来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小寒,把冬天捂在了守候里,把春天藏在期待里。

见女儿依然不肯喝粥,我宽慰她:“其实在从前,米虫也能吃,还能补充蛋白质呢。”女儿立刻嚷起来:“谁会吃这个啊!”我硬着头皮说:“真的,我小时候就吃过。”她惊讶地问:“真的吗?”我说:“真的,你没看电视里有些地方的人吃虫子吗?竹虫、蜂蛹都能吃。”女儿连连摇头:“我才不吃。”

我又给她重新盛了碗粥。她盯着碗看了好一会儿,才小心翼翼地端起,一小口一小口地喝,眼睛还时不时瞟一下粥面,好像在确认着什么。最终,她还是喝完了。放下碗时,她轻轻叹了口气,那模样顿时让我心头一软。

回头想想,我平时教女儿要诚实,可为了驱散她的恐惧,担心她宁肯饿肚子也不吃饭,我竟编出自己也吃过这虫子的故事,想想也好笑。

小时候,母亲掩饰虫子的存在,我却据理力争,非说那是虫,甚至赌气不肯再吃饭。似乎当了妈妈之后,我害怕的东西越来越少了。不怕虫,不怕高,力气也好像变大了。小时候怕的,如今因为孩子,都不怕了。

窗外的天早已大亮,晨光透过厨房窗户,在餐桌上铺开了一片暖色。我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也能变得这样勇敢,也能像我和我母亲那样,告诉她的孩子“那不是米虫,只是一粒米”——也或许,她会有更好的办法,让孩子不再害怕碗里那只小小的虫。

## “回来了”

■ 陆锋

小时候,是奶奶守着这个家。  
记忆里的老房子,有种被岁月浸润的鲜亮。尤其是夏天,门外的花十分热闹:一串红挨挨挤挤地开着,像谁撒了一地的红爆竹,炸出满院子的喜庆;凤仙花藏在叶间,粉的、紫的,小姑娘似的,怯怯地探出头来;栀子花开得层层叠叠的,香气浓得能染透衣裳,路过的风都要在这里打个转,才舍得离开。奶奶就坐在门内的阴影里,做着地那些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零碎活计——剥豆子,或是扎烧火用的草把子。她的身影,被光阴浸润得湿润而安详,像一枚被摩挲了许久的玉石,妥帖地安置在家的中心。于是,那一声“回来了”,便成了这个家每日里固定两次的、最温暖的节律。

先是我。放学的路总是拖得长长的,和同学追逐嬉闹到肚皮咕咕作响才想起回家。推开那扇虚掩着的、沉沉的木门,还没来得及看清屋内的情形,奶奶的声音便悠悠地传过来:“回来了?”

于我,这声音便不仅仅是问候,更是一道“赦令”。它意味着我可以卸下肩上的书包,也卸下那一整天在学校里不得不端着、属于“好学生”的规矩矩矩。我会响亮地、几乎是雀跃地应一声:“奶奶,我回来啦!”这一声“回来啦”,是终于可以自由呼吸的、小小的胜利。

然后是父母。路上传来零零落落的自行车铃声,奶奶的耳朵仿佛自带一种筛选的功能,能从一片嘈杂里,准确地辨出母亲的自行车声,或是父亲的脚步声。她并不立刻起身,只是停下手中的活计,微微侧着头,像一只警觉而又安闲的老猫。等到那脚步声真切地到了门口,她才不紧不慢地迎上去,对着一身倦意的人,轻轻地说一句:“回来了。”

那声音是干燥而温暖的,像是晒过了好几个太阳的棉被,拂去了父母肩头从外面带来的、看不见的尘埃与疲惫。母亲会一边停车,一边应声:“哎,回来了。”父亲则通常是点点头,脸上松弛下来。这一问一答之间,仿佛完成了一个郑重的交接仪式——将外面的世界关在门外,将家的暖意充盈开来。

后来,我像一棵被风催着远行的蒲公英,离开了家。

再后来,奶奶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,熄灭了她的光。

于是,父母顺理成章成了守着这个家的人。

起初,我是不习惯的。下班回家,掏出钥匙开门,屋内常常是安静的,只听见厨房里地汤的“咕嘟”声,或是电视机里的说话声。常常是我在玄关站了好一会儿,才被父母发现。他们总是怔愣片刻才会补上一句:“哦,回来了。”

这一声“回来了”,与奶奶的那一声,是如此不同。它不再是一个仪式开始的宣告,而像一句匆忙的、日常的确认。

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?或许是在那个加班至凌晨的冬夜——车还未拐进小区就看见父亲守候在路灯下的身影,他朝我走来,一声“回来了”说得缓慢而用力,话音里是欲打电话又怕惊扰终于安下心来的庆幸。又或许是每个晚归的時刻,客厅的灯总会亮着一盏,父母靠在沙发上打着盹儿,听见门响,立刻惊醒,那句“回来了”里带着未褪尽的睡意与全然的放松。

守候,从未改变。

那一刻,我仿佛穿越时光,看到了多年前在老屋里等我的奶奶。守候的人,从奶奶变成了父母;归来的对象,从父母与我,变成了我。那一声“回来了”,却穿越了漫长的岁月,以不同的腔调,承载着同样厚重的牵挂,在这人间的屋檐下,生生不息地回响着。至此,这一声“回来了”,它不再是我童年时那无忧无虑的“赦令”,而变成了一根细细的、却无比坚韧的丝线,一头系着父母日渐迟缓的行动,一头系着我忙碌的身躯。它是在确认,确认他们的等待没有落空,确认我依然平安地、准时地回到了这个由他们守护着的、小小的港湾。这声问候里,有他们全部的寄托与小心翼翼的依赖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门打开,我率先开口,像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般郑重。

我知道,这句话会落进屋子的角落里,落进他们均匀的呼吸里,落进了我们共同拥有的、未来的每一个晨昏里。

我回来了。  
不再是被动地被告知,而是主动地宣告,宣告此身有所栖,此心有所归。